

“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，去拥抱一种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、在全世界移动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……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日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提出一个大胆预测：未来，人们在线办公，就业地点不再受限。有时在草木葱郁的山间，有时在阳光明媚的海边，人们跳出格子间的禁锢，成为数字游民，像古老的游牧民族一样在全球自由地流动。

彼时，互联网方兴未艾，这一畅想似乎还带有科幻色彩。20多年后的今天，这一幕已然照进现实——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、泰国普吉岛等地的咖啡馆里，各种肤色的人抱着笔记本电脑远程办公；在国内的云南大理、福建泉州、海南陵水等地，年轻人一边纵情山水，一边“在线上班”……

据统计，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，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将超10亿人。人们为何选择成为数字游民？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方式？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从“两点一线”到“诗与远方”

2023年，年轻夫妻小潘和小丁回到上海的家时，日历撕去的那一页还停在2019年的10月10日。

窗边落了层薄灰，日历纸边缘也已泛黄。打开柜子，看见满满当当的衣服、整齐排列的游戏光盘，夫妻二人有些恍惚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处理掉。

“当数字游民久了，过惯了轻车简从、说走就走的日子，反倒不习惯‘买买买’了。”丈夫小丁说。

此时，距夫妻二人离家已经整整3年半了。之前，他们一个是知名咨询公司研究员，一个是互联网公司的UI设计师。后来，夫妻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双双辞职，开始环球旅居。在危地马拉约4000米高的火山顶，轰隆隆的岩浆声伴着他们入眠；在一片橙色的万寿菊海里，与天南海北的人共度墨西哥传统节日“亡灵节”；在泰国清道的竹屋里，感受椰风、晚霞，还有满院的向日葵……生活骤然改变，从城市的“两点一线”，变成了“诗与远方”。

一个现实的问题是：钱从哪来？从“网上”来。”妻子小潘对记者说。

“我们一边旅游一边工作，小丁在网上做设计师，我则在网上寻找自由撰稿机会，我们还建立了名为‘游牧夫妻’的自媒体账号。旅行途中，打开电脑、架上小灯、带上降噪耳机，就可以移动办公。”小潘说。

小潘和小丁是典型的数字游民。简单来说，数字游民泛指不受固定地点限制，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的群体。为了能够“自在游牧”，数字游民主动放弃对传统办公室工作模式的依赖，程序员、插画师、远程翻译、自由撰稿人……各式各样的职业都可以在网上生存。据估算，到2023年底，中国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大约在7000万到1亿人之间。

数字游民，为啥这么多？

一是劳动工具的升级。有网络，就能传输通信；有电脑，就能打字办公；有“云空间”，就能存

走近那些远程工作者

本报记者 吴雪聪

长期旅居。越来越多人跳出单一的生活模式，利用网络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，在工作与休闲之间保持动态平衡。

成为“数字乡民”

在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横山村，有一座废弃厂房改建的特殊建筑：这里墙体斑驳，木梁裸露，颇有工业的“拙感”；窗外满目青翠，一垄垄绿油油的茶树和一块块齐整整稻田，又带来大自然的清新。仔细看停车场的车牌，沪、苏、浙、闽、赣、蒙……方寸之地，车辆竟来自五湖四海。

这里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数字游民的社区——DNA数字游民公社。社区大厅有一面墙，贴着上百张入住游民的资料卡，大家彼此以网名相称，汇聚了设计师、程序员、摄影师、自媒体人等各色职业。

“DNA是co-living（共享居住）和co-working（共享办公）的结合体，这里设计更像一个扁平的广场，而非狭窄的楼房，为数字游民提供一个自由、松弛、有机的社区氛围。”DNA数字游民公社主理人梭梭介绍。

如果说，曾经，大理、景德镇等知名旅游城市是人们心中“诗与远方”的化身；那么如今，浙江安吉、河南光山等县城乡村“异军突起”，涌现出不少数字游民线下社区。一个床位一天只需几十元，数字游民便能在“绿水青山”间解锁“潮工位”。

“一开始我们心里也打鼓，过惯了精致生活的数字工作者，真的会选择来一个小村庄吗？”梭梭记得，DNA公社发出内测邀请的第一晚，团队中有人甚至担心得一夜无眠。没承想，公社的邮箱叮叮咚咚响个不停，不断有数字游民发来邮件期望入住DNA。从组装第一辆自行车、第一次集体包饺子、第一个跨年篝火夜，再到自发组织骑行、桌上的零食角、成立的木工小组……一个同频同好的数字游民社区在DNA逐渐形成。

“在DNA，所有的活动都是数字游民自发组织的，我们从不刻意设计，只是提供一个土壤，一切便会自由生长出来。”梭梭表示，自由而温情的社区生态可以帮助线上工作者弥补人际交往的缺失，让数字游民减少孤独和焦虑。

乡村之于数字游民，不只是休憩的“后花园”和消费的“背景板”。在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，运营团队组织了40余场乡村产业对接活动，有机稻米、小龙虾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得到推介；在浙江安吉，数字游民也当当地白茶品牌升级贡献了许多“金点子”，借助这股东风，当地衍生出乡村咖啡馆、音乐酒馆、窑烤面包店等丰富的配套产业……越来越多的“数字游民”变身“数字乡民”，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。

沙垚认为，“数字游民”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，但在中国已经经过本土化调试。许多数字游民基地从乡村孵化，探索出兼具城乡要素的融合式生产生活新方式，为解决青年入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。

“DNA选址在安吉，就是吸引更多有知识、有技能的数字游民来到乡村；我们希望留给乡村的不只是一堆钢筋混凝土，而是有人气、有生命力的社群。”梭梭说。

有惬意也有隐忧

生活有晴便有雨。当然，数字游民的日常也不全是惬意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来自河北的小张原来是某互联网大厂的产品运营，后来辞职当一名自媒体博主。最近，账号新发的帖子曝光率下降了不少，这让她失眠了好几晚。



▲入住DNA数字游民公社的人们在展示手工制作的木船。DNA数字游民公社供图

▼小潘和小丁在位于巴厘岛的共享办公空间工作。



▲小潘和小丁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地瓜社区共享工位办公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，均为受访者供图

民生新事

“真没想到我们小小的民间社团，还能体验到这么好的舞台！”站在重庆市合川区滨江公园的“三江大舞台”上，67岁的旗袍社成员彭兴碧高兴地说。

舞台上，社团成员们踏歌缓步，尽显传统服饰独特魅力。舞台周围，嘉陵江水波光潋滟，百里滨江公园内繁花似锦、绿树成荫。

合川地处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汇流处，拥有江在城中、城在江中的独特山水城市格局。近年来，当地利用全区公园、商业街区等各类文化场所，在城市发展的好地段、生态环境宜人的好地区，嵌入以“三江大舞台”为代表的群众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“三江大舞台”不只是一处舞台，而是广泛分布于会江楼广场、文峰古街、钓鱼城古战场遗址等，合川在城区繁华地段为群众搭建文化活动设施，并免费配备演出活动所需的舞台电源、音响、道具等设备。

“过去群众的文艺活动以自发组织的广场舞、坝坝舞为主，部分文艺社团和艺术爱好者缺少展演舞台，更少有群众参与的演出机会。”合川区文联主席李卫明说。

如今，“三江大舞台”已成为合川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张名片。“本月萨克斯乐团预计有三场演出，欢迎市民朋友到场观看”“下周末展演单位为合川区汉服协会，将表演汉服快闪、汉服走秀等项目”……透过社交媒体平台，相关文艺活动被更多人知晓。目前，合川区活跃在“三江大舞台”上的民间社团有16家，涵盖音乐、舞蹈、戏曲等多种形态，一到演出时段，自发前来欣赏表演的群众络绎不绝。

“‘三江大舞台’是一个属于群众的舞台。”合川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吴达明说，合川区将进一步升级“三江大舞台”特色文化阵地，不断扩大优质文化资源的群众覆盖面，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城市文韵，让更多人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。

（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闻轶）

重庆合川

为群众搭舞台 让文化进万家



DNA数字游民公社的露营草坪。DNA数字游民公社供图